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一名二十唯識順釋論 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捺洛迦波羅如獄卒者如是應
知非但不受相害之苦然於器處共
相之苦亦復不受此之獄卒能害彼
故若異此者彼在熱鐵融沸地上受
燒然苦不能忍時如何此際能逼害
他於此熱地身動轉時那洛迦類自
身支節尚不能持豈況更能有所為
作然而但可於熱鐵中洋沸騰湧身
由他制无片自在然彼獄卒勇健害
他是故定知不受彼苦猶若廚人遥
執鐵鏟於熱油內轉彼煎魚或將獄
卒為那洛迦以其相害無功能故尒
者便成違獄卒義然由那洛迦類受
燒害時不能相害若尒便成不是獄
卒言那洛迦捺洛迦波羅立為宗者
有違宗過又復若言受彼熱鐵極苦
觸故諸那洛迦不能害彼如以生命
量炎炭中或可斯類不霑此苦如覩
史天此顯獄卒非那洛迦即於此見

外人別釋引經為證極成乖失然而
蓮為少慧之輩顯其僻見略舉䟽條
彼便難曰於地獄處獄卒之流不受
苦者我不許故如經說云汝等苾蒭
有捺洛迦名六觸處若諸有情生在
彼中彼若以眼覩諸色時咸悉了見
不可愛事實彼有情有如斯事獄卒
非情何所觀見對執不許有情論者
便是共聚咀嚼虛空彼設難云諸鄰
洛迦受彼苦時有其差別得異身故
如一無間多无間罪此亦未能關他
意趣如前所云生捺洛迦有情之類
受苦切時簡於餘趣所有苦毒然彼獄
中所有共苦咸悉同受然於彼處由
重業風鷩飆猛烈身遭極苦一无間
者則不受之堅彼多種無間猛苦不
同受故便成不定為顯斯事除彼獄
卒諸鄰洛迦無斯差別彼趣同苦咸
悉受故即所立宗无異宗處轉生道
理何成不定然一無間受同苦故有
外難云由其獄卒不受苦者斯非正
答有不定故然且不應作斯定判見
一受苦令餘亦然現見世間共覩斯

事如羊駱駝被蠍螫時遂便致死鳥
之一分將以為食且擄傍生有斯差
異於人趣中亦復見有一不受苦如
患瘣者醫人遂便蹈熱鐵上即以熱
脚蹋于病處病人雖受極苦醫足曾
無痛處然而有情實无差別此亦由
其捺洛迦趣俱生苦法以不見故遂
不名此為那洛迦見螫毒等能斷命
根此亦但是呈其廣見巧識俗途非
閑所論契理之事若云但擄趣之相
似是彼趣收於斯宗處即彼趣中見
有不受彼趣之苦顯他宗有不定過
者此亦未解我成立義當趣所有決
定之苦彼不共受是前作用能立義
故然非人畜在彼趣生准彼法式須
定受者而不受之所云羊等遭蠍毒
時有斷命苦或被熱足所生之痛若
全不受彼趣苦故非彼趣性可有斯
愆有異執云然而獄卒由自他業增
上所生不被害故互相苦刻他不許
也我今謂汝而於自見樂著昏心設
在虛空步步顛蹶捺洛迦波羅非他
所害故他逼所生所有苦痛必定不

受是其所許然而執云不受彼處形
害苦者與誰助力此轉難曰雖復有
斯更互相害由作用別致使位殊猶
如所縛能縛之異介者還將自語返
破己宗由匪同時能縛所縛更互容
為繫絆之事若言彼二次第而為此
亦非理由非受繫名為被縛及其縛
彼為能縛者然而此二縱令苦次於
那洛迦亦不能立若受燒毒極苦之
時非那洛迦若被他害遭彼惱時是
那洛迦是不應許一相續形有生有
死成大過故同在一時更互相害不
容成故由非一念是卒還非能為此
計若救轉計雖同一趣由作用別名
号便異一名那洛迦一号獄卒猶如
人趣非典獄者有被枷者此亦非理不
託彼故由非仗託作用差別說那洛
迦如被縛者然此但由趣為因故斯
乃如何捨其獄卒是故定知位有差別
由非趣同作斯緣緒能所縛殊由作
用別之所為故理應隨彼而作分位識
無有違若時許樂階位別者應須共
許諸那洛迦非獄卒也於我所宗唯介

是要由此與前能立之義善符順故
若許實有那洛迦性由作用別有時名
作掌獄者故斯之執見所有階位便
成无失然則許有階級殊途如有頌云
多嗔為塽業　好行罪惡事　見苦心歡悅
當生琰摩卒
由非此相那洛迦有若此伽他是實
義者如何輒尒作如是言其獄卒等
非有情數隨那洛迦所見之相作如
斯說理復何違諸近見者由覩於他
舉動差別為所量故測度彼心然本
在識種子熟時隨有如是相狀差別
而起分別隨彼所見佛作斯說欲令
波跛惡業有情斷除罪見於㮈洛迦
極惡之處彰顯惡業所生苦報隨彼
情見於其識外說非愛事確論實理
咸是內緣似相而現固无違也
有異執云雖復更相俱為苦害此等
階級不越常途由非此時有其定位
被害之者名那洛迦能害之人号波
羅矣是故定知諸那洛迦正被害時
無有便成獄卒之過
執此計時於我所成獄卒事用曾无

肯許令受樂耶有說此由業力有斯
異狀隨逐有情還非一準由此先曾
更相惱害復於獄處共為刑戮彼此
逼害遭諸痛苦若有生命自无身力
能害於他但知忍苦更無餘暇由彼
有情先共為怨故使令時更相苦害
彼皆是此那洛迦者而彼展轉共相
害事非他所許隨其自業識相生故
而去非是獄卒性故彼非能害此出
過言全無意況若被害者許是那洛
迦然能害者即不受斯苦有說於同
一趣諸獄卒類未必要須同形量等
然與彼卒獰毒可畏見便生怖高大
形軀非常威壯設有形量可容相似
然彼身形含毒可畏如蠆戾車見便
悚懼是能害者設使此類軀貌矬矮
由其稟性是猛利故縱令敵者形狀
偉大情不比數事同草芥陵蔑彼徒
力有容裕此亦未能闇他意趣幽邃
深義然彼跡失我且恕之諸那洛迦
更互相害事亦不殊形量力等必須
相似有時雖復作如斯說乘茲語勢
遂即難言未必要須形量相似此欲

信

共誰而為擊難諸有忖度自身勇力
於他決勝便無怖心如是許時由其
掾害或復威嚴者斯乃誠為无義言
也由切逼迫生極怖故非能害者作
成立時道其極怖作便成過方便顯
斯差別之相仁今更復成立掾害及
以威嚴此則便成大為愚造能為善
伴增我光輝如上所言得差別體地
獄器苦不同受之或諸猛火由業力
故便无燒苦斯則自非善友誰能輙
作斯說凡是審友性善之人不論夷
險常為恩益為欲顯其不受燒苦故
致斯言然於此時助成立義即是顯
出善友之意由其不受彼之苦故意
欲成立非那洛迦今復更去由其業
力說有大火言不燒者斯則真成立
唯識義由无實火但唯業力能壞自
性既定不受如斯苦故便成此火自
性元無然有實性是宗所許若也許
其是識現相事體元無此由業力故
无實火斯成應理由其先業為限齊
故若異此者彼增上業所招之果既
現在彼如何不見如無智者欲求火

滅更復澆酥令唯識宗轉益光熾由
斯衆理證此非成那洛迦類
設尒不成那洛迦類是鬼是畜理亦
何傷尒者既非那洛迦如何生惡處
由非得餘趣生於㮈洛迦若尒既生
彼處已應同那洛迦又復如何而許
彼處得有生理若生於彼當趣同分
彼初生時必應非有有情數性非所
許故復由於彼同趣有情無不定故
若執此見名為生者諸大威神亦有
於茲㮈洛迦處為救有情應濟之苦
此則雖非那洛迦類亦見有故便成
不定非即據斯恒決定見作斯說故
此意欲論唯於惡趣㮈洛迦中而見
有故當尒之時諸琰摩王侍從使者
王若出行此必隨逐是時彼王并及
侍從不出於界若其彼界无差別類
云何天上亦有傍生如天象等雖非
天趣而生彼故如是琰摩王界諸獄
卒類及狗烏等然非彼類亦生其中
由此道理同那洛迦諸獄卒等生地
獄時即彼趣攝何以故同處生故即
由斯理能成決定應受彼苦此救不

然雖生地獄非那洛迦何以故不同
受故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尒者諸
有傍生及諸天等處不差別如那洛
迦等自業能感差別不同彼所作業
隨自業力而受彼苦是故定知天上
傍生必有能感天上樂業方乃生天
同受彼樂由順樂業之所生故
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者諸有傍
生及餓鬼等彼所生趣受種種苦不
尒云何諸獄卒等不受彼苦由是故
知那洛迦苦非生報業趣所受故由
如那剌陁等若尒非無業者而生彼
故此亦如前已廣分別如彼業力之
所感者而於中現此非同喻然彼所
立決定不成非我所許然於此中如
鐵山等乍離乍合有所作故有餘師
說彼獄卒等亦受彼苦然則所說因
喻不同前後相違故應更說所依別
故或由增上火異業力而不受苦何
以故如不受時斯言有失有餘復說
猶如無色界苦受樂受亦有受處然
彼受者有所受故此亦如是斯見非
理然无色界有情生者非是器故彼

界無處受等及行去何方界攝取彼
等方分為因有方分者以為因故如
是應知實無方分但唯有生欲色二
界有情生者有因積集是故彼生應
有方分猶如色界有方分故欲界亦
然彼界因故不尒以無色故無住處
故猶如不和合者此不如理若尒應
許彼那洛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非
是有情之所攝故地等大種於地獄
中起別形顯量力差別如有情像顏
色等異手足身分量力差別長短大
小於彼作用方名卒等若尒非有情
者云何卒等不待外緣手足身分種
種作用欲令彼等生大怖畏變現種
種增勝威力動手足等此由風界令
動手足種種作用別別示現彼之風
力如人意樂隨念所作諸那洛迦亦
復如是纔見此時便生怖畏彼地獄
中那洛迦等由業力故生大怖畏猶
如木人能有所作種種示現大種和
合雖无思覺業力因緣遂見如是動
手足等相狀有異示現所作諸無情
等道理許成彼之地處諸那洛迦業

增上力便令自見羝羊山等乍来乍
去斯非有情而亦見有此則住處地
等差别及獄卒等非是有情理得成
立無勞致惑尒者非無所縁是獄卒
等意樂生故彼諸卒等及以地等處
所不同形相表示那洛迦等許由業
力於地獄中地等大種生是形色差
别變異手足動等處及大種或有无
斯諸繫縛等以業力故理應不成何
縁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如夢所
見色等和合外有影生種種相現理
應共許轉變作用識由業力如是轉
變與處相違若許由業力何用異大
種者諸獄卒等由四大種種種轉變
動手足等作用别故如夢所見色等
處故彼等形狀无體用故或非地等
差别相故如前所說羝羊山等他不
許成色相變故變化亦然形狀等異
由他力故此由識變種種異相轉轉
形儀差别不同離識之外更無一物
而有可見此中外難若但由識轉變
别異種種形儀獄卒等想自識變故
同苦因故諸那洛迦非獄卒等此四

大種由增上果同業生故於受苦時
不同受故是故方須說四大種如是
所說不善他宗云何不善但說有情
自識變現見獄卒等能爲㙯毒由自
識現各見卒等諸苦害具互不相違
然如自識見苦害等同類影現彼因
同故苦受用俱師與弟子所作事業
有同不同於不同事而强說同及孤
地獄互不相見苦不同故所立大種
理謂不成
業熏習餘處者謂有執鄔洛迦由自
業力差別因生彼業熏習理應許在
識相續中彼由業力不在餘處積集
力故唯地等處業所作時合因果故
此乃是爲彼習果處卒等影像識緣
差別和合得生種種色類如應分別
不尒是諸大種和合積集因業力故
由業相續差別果成如是應知自身
相續得定果故習之憶念緣於種子
亦無殊異有情相續如是知已所以
取少分一人等顯示所取相續內熏
心及心所相差異果五趣所攝自業
熏習之所成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果

離心心所無別不相應行此中唯說
名言差別體事无異故是客意或不
離心心所體事不同及以生處未離
欲者色之熏習如如自力生處得生
行安立故如無色界熏習之業或心
心所不離色處大種所生業力和合
方能生故或識相續住熏習果故如
念愛憎等亦復如是大所造色影像
識變亦不離識彼之形狀差別所說
執餘處有果所熏識有果者彼所習
果此為因故有餘師說唯自體力變
為果也欲色界生業力熏習識依止
故如无色界積集生業所熏習故彼
說無記識所依止熏習及餘識聚俱
相應果此不應有是故說依止者遍
於一切有情所攝或不用力便應得
之復有餘說自身業果於一身上而
有因果故如異熟識所安置業是巷
別故說身大種別別安布果不應有彼
若如是餘人身識能依所依同一作
業亦無差別有情施設故同一流注
俱異熟識尒者非卒等想差別大種
和合建立地獄有情是故相續有其

差别尒者若時相續无間之識增上
因故能生别識種種異類此時應有
相續别異因果轉生不尒云何此即
欲說因差别故如心相續和合種子
是安立因此中所說唯因能立不說
識增上緣是依止故從斯種子無間
相續識之差别然由種子自體相續
方得轉生言增上者如彼地等唯能
為緣能造四大亦應如是此亦不然
從自種子生時說此唯緣不尒從識
相續别有四大種子猶如無色界沒
生色界時彼增上果是異熟業之所
感得受用資具猶如異熟果此可愛
樂自業相續所感此之正理順阿笈
摩識所變果
何因不許者此由自見非理僻執强
思搆畫誰能輙說唯識之果違阿笈
摩因何尒許阿笈摩經不立唯識離
唯識外更無色等不應别說有十二
處雖尒不離其識并十二處立善等
法如是應知有色等處是佛說故若
離色等所立不成違佛語故或色等
處體實有故猶如意處是佛說故識

與色等亦非別有猶如法處斯理不
應此中所說不遮唯識何以故
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
處如化生有情者如佛世尊說有化
生有情但唯依心相續不斷能往後
世是其密意不說實有化生有情此
言密意謂欲調伏一類有情是故佛
言有化生有情是密意說也謂彼斷
見所害有情隨自樂為者無後世者
无善惡因果者為欲洗除此之惡見
是故說心相續不斷心相續言顯當
生故此死彼生猶斯理故相續不斷
說有化生是為密意離識之外更無
別我云何知然如契經說無我无衆
生但有法因故契經不尒彼經不說
有情亦有亦無是故契經不相違故
心相續言顯其不斷能往後世如是
應知如色等處此為成熟一類有情
說斯密意是故所立亦無自教相違
之過如斯所立因亦不定何以故依
世俗諦佛說別有化生有情元亦不
說離識蘊已有善不善及彼果等別
有有情是因不定是故佛說為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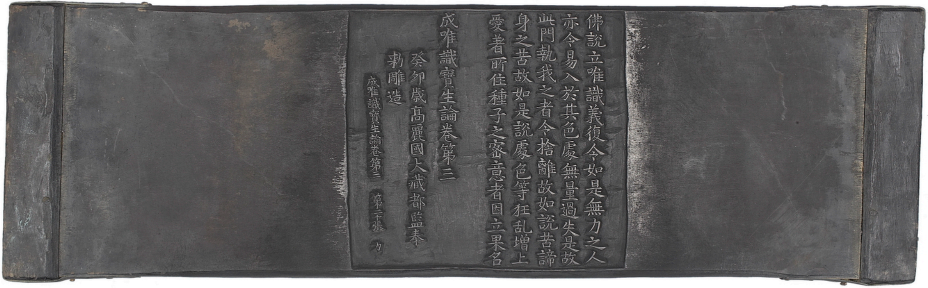
見無後世者如来世心相續不斷於
其識蘊假立有情於略詮中而說有
故離心無境有其四意何謂為四一
者審意二者境界三者顯果四者審
意義分別所縛如是因縁說十二處
此之一切當應建立次第發起如理
問荅云何審意說十二處而有衆生
如心相續相續不斷說有情能詮所
詮於心安立執形像事此中如是色
等聲境當應分別
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
處佛說彼為十者從彼眼等處生彼
色等處如理應知於彼二處說斯種
子相及彼識如世尊說為成處等說
共許聲眼等差別此欲成立說其青
等分明顯現彼同類色從彼識起未
離欲者識之種子殊勝安立故得出
生彼等種子雖且安立果未現受乃
至未得相應縁力無間生滅剎那剎
那相續等中獲得微細體性巧妙差
別轉變得殊勝者如穄麦等地等為
縁和合增長體性不同轉轉安立芽
等出現如斯法性外之種子內亦如

是此之內心相續現前相對無間剎
那之須能生青等體性差別然此種
子說為眼界如次現為彼彼果性心
及心所安立此色為其眼處彼亦如
是若如是色差別顯現識體和合警
覺青等種子在阿賴耶識由未顯現
識能警覺影像變異自體差別如頗
胝迦琉璃雲母等以薄物羃隨其本
色影現識生此乃世尊如理分排說
為色處然自教中說彼意識形狀不
同住利益故所以此色說為色處如
是乃至堅濕暖等識之影像所依所
緣力用最勝是異熟識之所生事種
子相狀出生影現聲及名等變異差
別之所取故如是應成色之分段功
能不同之所安立阿賴耶識諸有智
者分分覺了而分別之說內外處安
布差別是客意也如安立界此立識
界依止意界依六出生如是意界自
性差異然亦說彼十八界耶如異熟
識與眼等識次第為種名眼等處別
別顯現何故名種由能出生芽等衆
物別異體性如能造大及所造色共

許出生自類芽等生差別故猶如稻
麦等諸種子世間共許彼之體性異
類非一乃能出生眼及眼識并與第
二剎那相應從此二界生得彼緣隨
順所立警覺之性非為一事一時能
生如一心所別別能生無量色性故
此亦如是異熟之識於眼等處或同
或異識所生時自體別故異熟之識
為眼等處彼色微細眼等諸根識生
種種功能不同極難見故亦不如此
有別眼等或緣色等清淨四大尒者
別阿笈摩佛說肉眼等處清淨四大
所造色有見有對如是乃至身等亦
復如是此不如理識之影像客意說
故由是四大不離識之相分斯亦不
取緣青等識而為種子以熏習識執
著相故識之種子由彼熏習是異熟
識之所持故此亦不然有清淨色有
見有對不尒若有對等識之顯現非
眼等識所熏習故然爛壞種依止所
緣安立表示此亦不了阿笈摩中安
布分析由是阿賴耶識無始時来因
果展轉無量功力能含藏故別別發

起體色相待彼彼界處生等別現非
一切時一時摠生如是廣說眼等差
別乃至身相亦復如是彼識種子欲
示現力體性殊勝此契經中佛說安
立阿陁那識即如地等影像所現緣
等相應彼所安立種種芽性體无損
壞然彼形狀芽等顯現和合力故堅
等體性隨緣現生以阿賴耶識所有
因果色處和合或由地等影現變異
不同能造四大在於色處然此假立
語業所詮於无色界語業雖轉言詮
不及於彼界中色不現故或色斷故
不作是說雖有色之種子非眼境故
此之色種影緣力故建立果色故由
此因故質礙不成諸有眼根瞖所損
者非此所取種之清淨方堪所用如
是乃至身不離乱所依所緣他所安
立如彼斷壞及爛性等彼之所立理
應合有是故此中若隨色類二一分
別轉轉无窮
有餘復言說十二處為欲成熟一類
有情此說無力亦无義故人無性理
極妙甚深難解難入亦令悟入由是

信


佛說立唯識義復令如是無力之人
亦令易入於其色處無量過失是故
此門執我之者令捨離故如說苦諦
身之苦故如是說處色等狂乱增上
愛著所住種子之窖意者因立果名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第二十張 力